要心存憤恨或慈悲

翠袖乾坤　余似心

我相信一個社會的憤怒與不仁風氣會傳染；仁義與善心也可以感染，只在於我們希望社會瀰漫的是甚麼風氣，凝聚的是甚麼力量。

我有一位美國辦事處的同事，與妻子遠赴越南收養一個孤女，當他辦妥手續，抱着當時只得三歲的小女孩準備離開時，看見許多其他孤兒，有些更是身體殘障，相信不少人一生也難以遇到收養者，他當下心生憐憫，想：「這些孩子的一生將怎樣過？」從那天起他加入了不同的國際孤兒院義工組織，為孤兒送上維他命和書本等必需物資，還到北京、峇里島和越南的孤兒院去為他們修葺院舍。

曾與他共事的同事知道他有這份愛心都受到感動，紛紛捐出金錢或物資。有幾位同事還跟他到孤兒院去幫忙，連香港同事也飛往與他會合。

於是這顆美國的善心愛護了越南、北京、峇里，觸動了香港！他最近發起在今年十一月為越南養女那所孤兒院興建一間圖書室，一呼百應，我們全球辦事處都有同事報名要與他同行，一時間公司的善心滿天飛，就是因為這顆心，散發了一股暖流。

公司雖是環球企業但畢竟是小團體，如果社會也流傳着這愛人、助人、為人的風氣，會是多麼的動人。我不是幻想「桃花源」，而是冀望世界更和諧，以美國同事的例子來看，這一切是可能憑人力做得到的，並非幻想。

面對香港人近年愈來愈不快樂，有些人行事極端，有些人凡事只向負面看，有等人專愛尖酸刻薄，這樣的城市能積福嗎？其實，相對於許多國家城市或地區，香港是個福地，香港人應心感幸福、心存感激。我們是否應該多報道、多關注、多表揚好人好事，讓善心傳播，為香港社會和人心締造和諧？這是現實可行的，只在於你在工作或個人行事上，要選擇善或恨！

土瓜灣

跳出框框　蒙妮卡

很久沒去土瓜灣了。以前每隔三、五年總回去看看；那是半世紀前踏足香港、第一個棲息處。雖然僅住了兩年，但對「她」感情深厚。最近土瓜灣舊區發生火警，被揭發區內樓宇劏房嚴重、大廈失修、車房林立、住客品流複雜……。想當年，「她」如花似玉，如今老態龍鍾，靜候政府處置。

六十年代初，父親在土瓜灣著名十三街之一的鴻運街，開設了西醫診所，病人都是附近街坊，診金五元。病人和護士混熟了，相約下班後在診所內打麻將。

二樓住了一戶上海人，大姐是邵氏訓練班演員，每天呼朋喚友回家唱葛蘭的歌，跳扭腰舞。街上小孩愛趁熱鬧，擠滿二樓樓梯看明星。我還小，不懂事，某天聽說肉彈明星余莎莉來了，也鑽頭去看，卻分不出誰是誰。

後來父親買了黑白電視機放在候診室，據說，那是鴻運街的第一部電視機。街上小孩又湧過來了，趁着病人開關門的一剎那間，窺探電視到底是何方怪物。

鴻運街當年乾淨寬敞，小孩在街上踢球踏單車。街角住了一位千嬌百媚的舞女，她的紅色開篷跑車很觸目，某年小孩的足球打破她的車頭玻璃，鬧翻了整條鴻運街。舞女穿着「斗零」鞋跟的尖嘴鞋，貼身旗袍，婀娜多姿。她愛用花巾裹頭，扭着屁股坐上跑車「呼」一聲開走了。我們曾經跟隨她的車尾奔跑，迎風吹過來的香水味，比起汽車噴出的汽油味，更濃烈。

我們經常留連土瓜灣的海心廟，一堆堆亂石，玩捉迷藏。廟內搭建竹棚影院，放映任劍輝的《仗義還妻》；我不懂得「仗義」意思，在影院門口到處問人，然後「拉衫尾」入院免費看戲。

鴻運街西北面是啟德機場，晚飯後，我們坐在天廚味精工廠門口看飛機降落，還「討論」BB是否由石頭爆出來。

童年回憶，滿腦子皆是土瓜灣。

末日種種、種種末日

琴台客聚　潘國森

我們身處的世界會不會終有一天步上末日？若然會，何年何月何日會是世界末日？各個古代文明有沒有留下些甚麼關於世界末日的預言？是否可信？

如上的問題，在香港大概每隔幾年就重新炒熱一次。

每當社會上又再有末日傳言流通，一些國家的政府都會如臨大敵，因為參考過往經驗，有人會因而集體自殺，好去跟他們心目中的上帝重聚。雖然只是一小撮人的反應，但是人命關天，政府總不能不監控一些所謂「邪教」的活動。通常普遍被視為導人向善，在社會上聲譽較佳的宗教團體算「正教」，教導信徒做出違反社會主流道德、倫理、常識的算「邪教」。不過孰正孰邪，有時很難判斷。羅馬教廷大概算正，但是在宗教審訊、販賣贖罪券的年代，就有點邪了。

西方基督教社會比較認同末日思想，可能跟基督教教義裡面的「末日審判」有關。中國人就很少因為聽了「某年某月某日世界末日」的謠言而自殺、或集體自殺。但當然有例外，一九九五年一個台灣人，借用其父的姓名為筆名，散播謠言說海峽兩岸可能動武，後來當然證明在說謊。據聞當時有年輕女孩因為感到前景灰暗而自殺身亡！當事人可能還有其他不如意事，未必像西方某些信基督、信上帝、信有天堂和末日審判的人，為了他們的宗教領袖、宗教導師一言，而集體自殺，快點投奔天國。佛教在漢代傳入中國，融入中華文化，所以當代中國人如果不信基督，一般比較接受輪迴轉生的說法。那就不必理會甚麼世界末日了。

傳媒的朋友來電，閒談世界末日的話題。孔子說過：「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。」今天香港人熱衷談論世界末日，其實只是擔心「當代都市文明末日」。物理學家預測，當太陽步向死亡，會釋放大量熱能和輻射，足以摧毀整個地球，那才算是「世界」末日！

假如有外太空隕石撞向地球，算不算世界末日？那可能重演恐龍滅絕的舊事，亦不過是「人類末日」。恐龍死光而昆蟲捱得過難關，類似的末日重來，昆蟲也可能捱得過。

溫室效應、兩極冰帽溶解、水平面上升五十呎，又算不算世界末日？那是「沿海城市末日」。試想，萬一某年某月，地球水平面上升只是二三十呎，香港會怎樣？如果你住在太平山頂，你的家不會水浸。但如果你的財產主要是旺角彌敦道的十個商舖，你可能會變得一無所有，打算跳樓自殺。屆時香港的經濟會大崩潰，北京、上海、廣州都要大遷移。這會是中國末日嗎？不會，我們還有重慶、成都、拉薩等大城市。

我們今天擔心世界末日，其實是害怕「現代都市文明末日」，慣受都市文明保護，我們都沒有野外求生能力。給你一塊耕地，也不懂稼穡；甚至給一隊六畜，我們城市人十之八九連宰雞殺鴨都會手忙腳亂！

娘的熱鬧年

劉宗林　百家廊

娘原本喜歡熱鬧，特別是逢年過節的時候。

熱鬧，是那個年代衡量過年質量的唯一標準，而營造和享受熱鬧也就成了父老鄉親春節生活的全部。物資的極度短缺使大年三十的年飯寒酸不已，但父子、兄弟之間仍要就着紅薯釀、包穀燒划拳行令，吼上半宿，直到爛醉方休；孩子們則使出渾身解數盡情釋放童趣，演繹「邪惡」，打鬥得鼻青眼腫，撕扯得鞋丟衣破，直到過完元宵；就連除夕之夜的去舊迎新也在沿用苗家侗寨獨特的方式營造熱鬧：家家拿出蘆笙向天齊奏，戶戶端起獵槍對山共鳴，直到狗吠人喧，直到谷回地應……於是，山寨沸騰了，人心沸騰了，熱鬧也就達到了極致！

娘營造熱鬧的本事在山寨的出名，主要得益於她有資本，這就是她常引以自豪的為人類貢獻了六個孩子，儘管這種自豪注定了艱難將伴隨她一生，特別是在父親過早離世遠去之後。

孩子是熱鬧之根，是快活（家鄉稱「快樂」為「快活」）之源，讓孩子們學會熱鬧，享受快活也就成了娘的終生追求。小時候常聽娘說這樣兩句話：「富足的人有煩惱，苦難的人有快活」;「娘不能給你們一年四季快活，但一定要給你們過年過節的快活」。在孩提模糊的記憶中，總是剛進入酷熱稍退、換上裌衣的季節，就眼巴巴的掰着手指頭盼過年了，到了臘月，天天都有一種難以抑制的亢奮，因為從進入小年到過完元宵，可以享受管束的鬆綁，可以放縱饞蟲的肆掠，可以顯露身着新衣新衫的炫耀，而娘為了這些卻要籌劃四季、辛苦全年。

在集體勞動、按勞分配的年代，我們家一年勞動所得頂抵不了從隊裡分到的口糧，還要倒欠隊裡的錢，那時管我們這種家庭叫「超支戶」。「超支戶」要將年過熱鬧是需要加倍的勤奮和超常智慧的。

娘對熱鬧年的理解有自己樸實的標準：兒女們每人要有一套新衣服；要籌辦一頓族人不說閒話的團年飯；除夕夜迎新春一家人要有說有笑。這前兩條需要經濟基礎，後一條需要智慧，用現在的時髦語言叫兩個文明一起抓。

娘的勤奮麻利在四鄉八里同樣婦孺皆知。那時出集體工為了保證勞動時間，都要帶着盒飯上山，中飯時總要耗上一、二個時辰打「話平伙」，用十分粗俗的語言相互戲謔，享受「窮快活」的樂趣。稍有心計的婦人則從大衣襟內掏出鞋底鞋墊，「嗦、嗦、嗦」的納上幾行。只有我娘，總是三口兩口吃完盒飯以後就溜上了山，趕在下午出工前扛回一大捆薪柴。日積月累，一年下來，娘砍的薪柴除了家裡自用以外，還能在市場上賣個三、五千斤，加上餵雞下蛋、養豬生仔，家庭的收入除了留足兄弟姐妹們的學費以外，還能保證過年每人一套新衣服。娘為兒女們製作新衣很有講究，老大的衣褲按上年的尺寸加兩寸下料，再按老大的身材給老二的衣褲下料，以此類推。這樣，每件衣服除自己能夠穿兩年外，還能傳給弟妹再穿一年，因而，我們兄弟姐妹的衣服總是比別人家的多。娘還規定，進入小年就可以穿上新衣，但外面必須套上一件上年的舊衣，只有老年三十和新年初一、初二新衣才能穿在外面，既保證一年中最重要的三天孩子們的新衣一塵不染，又滿足我們較長時間穿新衣服的幸福。記得有一年的新年初二，娘安排我去給外婆拜年，為了行走泥濘山路不弄髒衣褲，我十分不情願地按娘的要求在新衣外套上了一件舊衣裳，外婆撫着我凍得通紅的小臉蛋，心痛地說：「冷壞了我的乖崽！」我撩起外套露出裡面的新衣服顯擺：「外婆，我不冷，裡面還有一件卡嘰布新衣」，弄得全家哄堂大

笑。若干年後，我出差順道去看望舅舅，舅舅還在調侃我「外甥有出息了，不用再穿卡嘰布新衣了。」

在我們那窮鄉僻壤，公權力難以顧及，各種社會關係歷來是以血緣為基礎構築和調節的。家庭—血親—房族—姓氏，就是一條完整的保障鏈，迎親嫁女的捧場，天災人禍的擔當，都要在這條保障鏈中尋找支撐。姓氏太大難以抱團，家庭太單力量較弱，因而血親和房族就成了中堅。每一支房族都有不同的方式聯絡感情、聚合力量，我們這支相沿成俗的方式是族人輪流做東吃團年飯。族中的團年飯是各家各戶熱情的表達，實力的比拚，地位的顯示，因而都準備得十分精心，變着法子比豐盛、比花樣。

我們家雖然不能與其他族人比富足，但娘對團年飯的準備卻精心獨到。那時因為窮，家裡餵養的肥豬要用來換取我們的學費加上一年的花銷，「超支戶」又不能從隊裡分到過年肉，娘只得從其他方面想辦法。她的辦法其實也很簡單，就是每年春天從自留地中劃出一大塊用來種大豆，臘月間，其他族人在殺年豬、舂糍粑，我們家卻在精心磨豆腐。也許是娘的手藝巧，也許是老家波羅井的水質好，磨出的豆腐又白又嫩，十分可口。尤其是娘做的油發豆腐，寬窄適度，厚薄均勻，黃燦燦、軟酥酥、香噴噴，令人胃口大開，垂涎欲滴。我曾口出狂言，有朝一日要將老家的油豆腐推上國宴！油發豆腐、油煎豆腐、麻婆豆腐、清水豆腐、豆腐丸子、豆腐卷子、豆腐乳、豆腐乾、豆腐條、菜花豆腐粥、醃菜豆腐湯……娘像一個魔術大師，以豆腐為道具花樣翻新的變幻着，令人眼花繚亂，一陣忙乎下來，一桌豐盛的豆腐宴擺到族人面前。

那年月，一年四季缺肉少油，只有到年關族人團年才能用大塊的肥肉填塞那咕咕飢腸，天天扯開肚子狼吞虎嚥，一圈沒輪完，便也有了油膩哽喉的感覺。這時候，吃到娘精心製作的豆腐宴，那份清爽，那種美味便從心底裡生發開來。吃完團年飯，族人們常常要對各家各戶製作的年飯品頭論足，東家量少，西家鹽重，張長李短，只有對娘做的年飯嘖嘖稱道，讚不絕口。娘也在這種讚譽中爭得了面子，感到了滿足。

至於用開懷大笑除舊迎新更是娘的拿手好戲。娘雖隻字不識，卻記憶特好，外婆的故事，外婆的外婆講給外婆聽的故事都在娘的心裡存了盤，她能夠根據不同的環境、不同的對象點擊不同的頁面，信手拈來。每年除夕夜，娘都會用一個個故事、一個個遊戲串起一陣陣笑聲，直到雄雞報曉，直到曙光初露。

娘依舊喜歡熱鬧，特別是逢年過節的時候。

由於娘的苦心經營，她的「資本」們一個個離開了那方至今仍然貧瘠的山水，有了一份體面的職業。為了娘的這份喜好，每年春節，兄弟姐妹們都會隨着滾滾人流從京都、省城、州府回到娘的身邊，陪娘吃年飯，聽娘講故事，也給娘講故事，依舊用故事串起除夕之夜的朗朗笑聲！

又到「七．一」

思旋天地　思旋

「人民是真正英雄，我們永遠不會忘記。」「只有把群眾放在心上，群眾才會把黨放在心上。」……令人多麼窩心的金句。是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「七．一」中國共產黨九十周年慶典上令人難忘的講話。長達個多小時的致辭總結過去，展望未來，其實何止是對八千多萬中共黨員提出新要求，而作為中華民族，中國人民群眾亦指出新路向，提高中國今後發展，民族復興的信心。

中共經歷九十年崢嶸歲月，走過風雨兼程路，起伏跌宕。胡錦濤以實事求是態度承認「歷史曾犯過錯誤，那是因錯誤思想所致。」他提到要穩定推動政治改革，民主政治制度化，他指出「牢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」。人民相信擴大人民政治參與推動穩定政治改革，肯定獲得人民支持。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以來，中國共產黨對外開放改革中，帶領人民走出困境，中國綜合國力，推向世界之前列，改善中國人民生活，邁向小康水平。今時今日，中國執政黨——共產黨仍然堅持繼續對外開放改革，不斷完善黨紀、黨規，是人民群眾喜見樂聞者。胡錦濤在致辭中指出「只有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才能令人民幸福。」這對中國人民而言當然是好事，而對國際投資者來說也是福音。皆因中國以發展經濟為中心，顯然會持續繁榮穩定，投資者必可從中得到商機。而在香港人心目中，當然也是好事一樁。特別是聽到中共對港澳政策不變，繼續全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，發展經濟，改善民生，推動交流合作等有利香港今後持續發展穩定繁榮的政策時，我們無不開心莫名矣！胡錦濤在談到中共執政理念時強調「執政為民、以民為本」，他表示特別關注人民就業、學習和住房問題。其實這正是香港特區政府眾領導所須具備的理念，去解決社會存在內部矛盾問題和為香港持續穩定繁榮打下扎實基礎。「七．一」香港回歸祖國十四周年了，曾蔭權行政長官表示會細心聆聽市民不同要求，然而如何滿足之得要考好好考量。

夫妻情篤能長壽

生活語絲　吳康民

一個八十九歲的外科醫生，還能開刀做手術，而且是他主刀。每年做二百個肝臟的外科手術，有時每天主刀做四台。

如果是老中醫，憑他的老經驗，問切開藥方，可以；如果是內科醫生，憑他的臨床體會，判斷病源，主診開方，可以。就是外科醫生，如果是帶徒弟，由壯年醫生主刀，他在旁邊指點，也還說得過去。但年近九十仍然主刀，確實令人驚嘆。

外科醫生的黃金歲月，大約是三十歲到六十五歲。三十歲前太嫩，六十五歲後太老。當然也有例外，但例外到八十九歲，的確醫學界少有。

這位高齡主刀外科醫生叫吳孟超，是第二軍醫大學肝膽外科醫院院長。本身是華僑，上世紀四十年代回國，四九年醫學院畢業，即投身第二軍醫大學前身國防醫學院工作。一幹就逾六十年。大家知道，中國的軍醫醫院是集中全國最頂尖兒的醫學專家駐診的。不然，何以眾多的高級領導人，有病都是住進軍醫醫院，鄧小平的晚年也是如此。

吳孟超如此高齡而能經常操刀，顯然身體十分健壯，不然一天連做四台手術，每個手術動輒三四小時，如何能頂得住？

根據他的陳述，他能保持身體健壯，主要靠兩條：一是粗茶淡飯，二是夫妻情篤。

他的早餐是牛奶雞蛋泡餅乾，午飯就是吃醫院的手術餐。他喜歡吃一碗小米粥或大米粥，外加一塊麵包。晚飯也很簡單，和其他醫務人員一樣；如果回家吃，也是一碗稀飯，一個包子。

至於夫妻情篤，恐怕更重要了。他的老伴也姓吳，同是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畢業，上世紀五一年結婚。丈夫是肝膽外科專家，夫人是婦產科專家。老夫老妻，回到家裡，先看看老伴在不在家，出外公幹，總要打電話聯繫，一個不睡，另一個就睡不着。難得六十年的老夫老妻，如此恩愛，精神得到慰藉，當然長壽了。

捐錢的人傷不起

網人網事　狸美美

上一周，有個同樣叫「美美」的人紅了，不過不是小狸我，而是自稱「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」的二十歲女孩郭美美。這位郭美美以「炫富」作為關鍵詞進入網民們的視線，然後一舉把本已爛事纏身的紅十字會再拉下一回馬。

話說這位郭美美，年紀輕輕，長得甜美可人。她不久前在新浪開了個微博，很少轉帖，以原創為主，其中大多是晒自己的美照，而跟着美照一起出鏡的，還有她的大幢豪宅、瑪莎拉蒂跑車、德國純血馬坐騎、多個愛馬仕鉑金包、多塊金鑽名錶以及各種名牌衣飾……其實要說這年頭炫富的人不少，微博又是藏龍臥虎之地，可毀就毀在這姑娘的身份竟然是「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」，而且還得到了新浪微博的「V認證」（新浪網會對真實的身份給予「V認證」，即凡獲得「V認證」的博主身份都屬真實）。事情一出，輿論譁然，網民紛紛質疑：我們捐的錢去了哪裡？

然後就是異常激烈的攻防戰了。事情爆出後，紅十字會數度站出來回應，一再否認與郭美美有任何瓜葛。而一向善於破案挑錯的網民，也不斷拋出最新猛料，包括風傳郭美美是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郭長江之女、郭長江手戴百達翡麗頂級名錶等。最新的進展是，紅會已把郭美美告上法庭，指其虛構事實擾亂秩序。郭美美亦在微博上道歉，稱自己的身份屬於捏造。

不過，事情至此已不是紅十字與郭美美之間的糾葛了，雖然雙方都有聲明，但輿論顯然沒有就此停歇——這也難怪，就算沒有郭美美，也還有之前的天價帳篷、萬元餐費等事件，網民們的火兒不是憋了一天兩天了。

於是，網絡上開始流傳出各種諷刺紅會的段子，而郭美美甚至「被搖身一變」為為了揭露紅會腐敗而處心積慮打入貪官內部的臥底……不過千段萬段，表達出的是同一段百姓心聲：當乞丐捐出的錢被拿去買了愛馬仕，誰還敢再相信慈善機構。也於是，黨報《人民日報》在二十七日刊登了文章，警告「慈善事業」傷不起，公眾善心更「傷不起。」

在事件過程中，也有另外一個聲音，說郭美美是借紅會炒作，這當然不排除為一種可能，然而這讓小狸我想到了一個段子，正好博大家一樂作個結尾：某名人在微博上說「一渴望引人注目的女孩問我，我天天織圍脖，粉絲這麼少，怎麼辦？我說：好辦，你學郭美美啊，她冒充紅十字，你冒充中石化呀，反正他們都有懈可擊。」

■郭美美和她的瑪莎拉蒂。網上圖片